

聖梵天所問大乘經

傳統佛經文體版

聖梵天所問大乘經（經藏）

敬禮一切佛菩薩。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毘舍離大林重樓閣，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及諸菩薩摩訶薩俱。

世尊於中夜，結跏趺坐，正念而住，有尋有伺，定生喜樂，入於初禪。從彼定起，無尋無伺，定生喜樂，入第二禪。

從彼定起，離於喜貪，具平等捨，亦具正念，

住於妙樂，入第三禪。

從彼定起，樂亦復斷：前苦已斷，憂喜皆泯，故無苦樂，具平等捨，正念清淨，入第四禪。

復次，世尊從四禪起，入第三禪；從三禪起，入第二禪；從二禪起，入於初禪；從初禪起，入於三昧，名曰：如實應機於諸眾生普現色身。世尊既入如實應機於諸眾生普現色身三昧頃，大放光明，威光妙德而住。爾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居梵天處，乃見世尊威光妙德，三十二大士相，妙嚴其身，見

已，即從梵世隱沒，至光明所照大林，詣世尊所，去佛不遠。

爾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作如是念：「諸佛世尊，難近難知。如今世尊既入三昧，我若僅出警效之聲，請佛出定，是我之失，是故我今定當以偈，仰請世尊出定。」

於是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偏袒右肩，向世尊所，合掌恭敬，頭面禮佛，以如是偈，仰請世尊出定：

「極淨無染垢，療濟諸眾生，  
貴顯人天眾，諸龍乾闥婆，

非人等大眾，於彼獻妙供，  
我今亦供養，如是救世者。  
須彌喻不動，如海莫可測，  
諸魔無能撼，勝士牟尼者，  
今已入禪定。  
無相無紛擾，無異無堅滯，  
無住無現相，正士牟尼者，  
今已入禪定。  
非尋思境界，亦非愚夫境，  
超踰心心所，禪定到彼岸，  
今已入禪定。

救世如獅吼，牟尼似龍鳴，  
其亦如皓月，勇士極清俊，

眾生珍稀寶，牟尼我敬禮。」

爾時，世尊既知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以偈頌請，  
身具跏趺，從三昧起。既出定已，世尊爲喚  
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乃出警歎聲。娑婆世界  
主梵天王見世尊出定，仍結跏趺坐；見已，  
即往詣世尊所，遶佛三匝，頭面禮世尊足，  
退坐一面，白世尊言：

「我欲少問如來。應供。正等覺，若世尊聽  
許，乃敢咨問。」問已，世尊告娑婆世界主

梵天王曰：「梵天！如來定隨汝欲，恣汝所問，爲汝宣說，令汝歡喜。」

世尊既聽許已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乃白世尊言：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當成就幾法，乃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」

世尊告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曰：「梵天！若菩薩摩訶薩成就一法，當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一法？謂身隨念。梵天！云何菩薩身隨念？梵天！此中菩薩正知具念，行時如實知行；正知具念，返時如實知返；臥時知臥，寐時知寐，出時知出，住時知住，

正知具念，如實了知。」

「彼獨居靜處，入禪定時，以無亂意，而觀此身，乃言：『嗚呼！此身不堅，無常，本性虛弱，無堅實事，非無變易；是離散法，畢竟壞滅，因緣而生，如幻如露，常動不住，膿臭不淨；風吹日曝，終歸壞朽、塵土、嘔穢；多患疫病，數遭損害，常染疫癘，多所不適，自然壞滅；骨鎖相連，味臭漏泄，亦須侍養。』以是正念，如實正觀。

「彼以如是正念，如實了知身過，是故於身不起貪著，於身不起貪愛，於身不生我所之



想。

「彼不顧身，故於命不起貪著，於命不起貪愛，於命不生我所之想。彼不顧身命，故以陋劣法衣、陋劣飲食、陋劣臥具、陋劣坐具、陋劣醫藥、陋劣資具等，即為滿足。」彼於同梵行所作，或具義利，或具善法，皆觀為空，心無疲厭，不驚不懼，不生勞倦。

「彼往親教師及軌範師處，具足正念，作如是想：『諸親教師難得親近，諸軌範師難得親近，我往彼處，若以罪不善法，起現行故，為人譏呵，令師懸念於我，此非所宜。』」彼

以如是因、緣、事，於諸學處，能善恭敬，精進善學，自然寂靜，至於究竟。以是之故，往近親教師及軌範師時，不懼不畏而往，無有惶怖，亦不現掉舉相。何以故？以其心懷恭敬，猶如新婦，慎行之故。彼以慎行故，能斷身過，凡身惡行，皆悉能斷。「梵天！云何菩薩斷除身過及身惡行？梵天！殺生者，是爲菩薩身過及身惡行。梵天！不與取、非梵行者，是爲菩薩身過及身惡行。」梵天！云何菩薩斷殺？梵天！此中菩薩不爲貪欲所使而斷眾生命，不爲瞋恚、愚痴所使而

斷眾生命。彼於他眾生，唯起我想，唯起可愛想，故不斷他眾生命，不自作，不教他作，亦不見作隨喜；不割截，不自作，不教他作，亦不見作隨喜；不捶打，不自作，不教他作，亦不見作隨喜。

「云何斷不與取？梵天！此中菩薩於諸眾生資具，謂：黃金、摩尼、真珠、琉璃、螺貝、碧玉、玻璃、珊瑚、赤金、白銀等，及諸衣服、諸莊嚴飾，錢財、穀米、庫藏，種種樂具，不生貪著，於彼等物不作分別，亦不盜竊，不自作，不教他作，不見作隨喜。

彼於城中之物，或曠野物，若人未與，或未見許，乃至草芥，亦不取用。

「云何斷非梵行？梵天！此中諸菩薩善護根門而住，好自慎護；遊於和順之處，常具嚴護之念。彼具正念，乃能遍護其意，好自慎護身語。遊於和順處時，正念具足，心生是念：『假使有人，手捧細沙，極熱燒燃，雙手滿掬，填覆眼目，其事尚易。以貪著心，觀美女境，則非易也。何以故？今我觀於美女境故，當於長時，破敗招損，是難忍也。』彼能如是於身隨觀，亦於飲食、住處、臥具、

坐具等，好自正念而住，受用彼等，不起愛味，心無貪著。

「若受用時，視之以能生樂，彼應如是諦觀：『現樂相者，反之即苦。此三界中，諸有爲法，畢竟無樂。何以故？諸行無常故。諸慧性者，豈於諸無常法，生安樂想？』梵天！菩薩受用時，唯觀其能生苦，非能生樂。若爲其苦所伏，心生煩惱，當如是住心：『此身須勤養護，以財賄成之，不應以造苦持用此身，當以行善持用此身，以此安泰活命之身，成諸善法。譬如求利商賈，善備馱物，

非爲莊嚴馱物故，非爲適悅故；不爾若何？爲令馱貨倍益多故。』

「『如是，菩薩飯食，非爲莊嚴身而飯食，非爲令身樂適而食。不爾若何？此等皆爲護身善品故。』當如是作念，如是住心。

「梵天！若菩薩不能以如來所說對治而了知心，則作是念：『所謂心者，以是難達究竟；執相違事，向於輪迴，不向善品；向於外境，不向靜處；向於安樂，不向於苦；向於言說，不向觀真實；向於不淨，不向潔淨；難以調伏，難以執持；無住無依，虛妄不實，是剎

那性，因緣所生。心之自性如此，具慧性者，何人隨轉隨入？」彼爲如是觀心念住，以是調伏其心故，勤修正行。

「彼爲調伏慳吝心故，能行布施。下至一搏食許、一棗、一小豆、一豆、一芝麻許皆然。復次，彼於一切，皆能博施，非唯可意者，非唯相識者。

「彼爲降伏惡戒心故，能護戒律，令身語意，悉無過失；不令雜亂，不令穢染；不因持戒自讚毀他。

「彼爲調伏害心故，修習安忍；入城邑中，

雖遭罵詈，然不以爲感；雖遭毆擊、捶打、怖嚇、毀滅、譏論，亦不以爲感。

「雖遭世人毀辱：『嗟！此沙門禿髮、下劣！』雖遭誹謗，以其非真，乃能安忍受之，信解是業皆悉屬己，亦不因安忍自讚毀他。

「彼爲調伏懈怠心故，於諸菩提分法，未得者令得故，先已得者令增長故，已增長者令成熟故，已成熟者能正受持故，正受持者能善分別故，勤修精進。

「彼爲眾生及眾生事，心無疲厭，不驚不惶，



不生勞倦。彼或饒益旃陀羅，或饒益國王，路雖極遠，皆悉能往，不起分別，相續不斷。

「若有貧苦眾生，物皆粗陋，以用供養菩薩；或有大富饒財者，奉以微妙上好之物，菩薩心懷慈愍，於彼皆悉恭敬讚歎，稱揚讚勵，教令受持，而受鄙陋之物。何以故？夫苦痛者所施，爲難行施故。

「彼爲調伏散亂心故，能修禪定。云何修禪定？梵天！菩薩者，初善護其身，身居靜處，盡棄喧雜，於身增上貪著，皆悉能捨；彼於順身、支身、身力，皆能善知。

「彼善護語，少語少論，說有義語，說順理語，不樂說戲笑語。

「彼善護意，斷諸不善分別。彼如是三業清淨故，爲於青、黃、赤、白諸色，令不現故，勤修正行，謂：於彼等不取行相，不取隨好；於種種飾物、衣服，亦不取行相，不取隨好；於種種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亦不取行相，不取隨好；於諸男子、女人、童子、童女，亦不取行相，不取隨好。

「彼獨居靜處，入於禪定，爲住心故，勤修正行，謂：觀不淨，或觀慈心，或觀悲心，

或觀出離，恣隨一切，苟能於身不起驕慢，即如是觀。謂：出入息無滯，相續不絕，風息不亂，心不顛倒，亦不散亂，乃至行、臥、起、坐，悉以是觀而住，專注是觀。

「梵天！若菩薩於所緣，得堅固心，是時心得正定，謂：以心緣心不可得，何人入定亦不可得，何故入定亦不可得。彼作是念：『嗟哉！此等愚夫異生，於諸虛妄不實之法，增上耽著。』此即名爲『菩薩勝觀』。如是觀見故，不生雜染，不染煩惱，此即名爲『菩薩寂止』。

「梵天！菩薩獨居靜處，入禪定時，於所聞名身、文身，施設言辭，而善安立，觀察諸字；如是觀察故，乃見諸字虛妄不實，見諸字虛妄不實已，乃見諸名虛妄不實，凡諸名字施設，亦虛妄不實；凡有諸色諸相，皆悉見其虛妄不實。

「彼見虛妄不實故，乃能如實正知；如實正知故，有爲顯現之於彼，悉如夢境。此中菩薩分別觀察，觀於眾生，安住大悲。

「彼爲調伏惡慧心故，能修習慧。云何修習？彼於諸契經，或依世俗理說，或依勝義

理說，皆能清暢言說，復能受持，明了無謬；彼能說法，乃至思惟，皆無謬失；修瑜伽行，能發精進。彼依智力、慧力差別，不緣眾生，不緣命者，不緣養者，不緣士夫，不緣補特伽羅，不緣意生，不緣摩納縛迦，於一切種，不墮斷見。

「於諸施設名言，皆能善學。彼於所執受地界、非執受地界，能以正智，同一理趣，分別觀察；於所執受水大、火大、風大，及非執受者，皆能以正智，同一理趣，分別觀察，由是俱見彼二虛妄不實，頑癡無知，空無堅

實。

「彼如是見故，於諸外界，無有貪著，如是於諸內界亦然；於眼識、諸色，皆能以正智，由一理趣，分別觀察；於耳識、諸聲，鼻識、諸香，舌識、諸味，身識、諸觸，亦能以正智，由一理趣，分別觀察。

「彼於地大，能善知其堅性，亦善知濕性、熱性、空虛性；於水大能善知其濕性，亦善知堅性、熱性、空虛性；於火大能善知其熱性、亦善知堅性、濕性、空虛性；於風大能善知其動性，亦善知輕動性；彼於空大，能

善知其空虛性，亦善知遍一切性；於識界能善知其如幻性，亦善知顛倒性、無顛倒性。彼於眼識，能善知其空性，於色能善知其無常性；能善知耳識空性，聲無常性；鼻識空性，香無常性；舌識空性，味無常性；身識空性，觸無常性，亦復如是。

「彼如是於慧善巧故，能具善通達慧，具足利慧，能善知諸不善法，亦能善知諸善法；能善知成就聲聞諸法，亦能善知成就獨覺諸法；能善知成就菩薩諸法，亦能善知成就佛果諸法。

「彼於諸不善法果報，重輕及中，或生地獄，或生傍生，或生餓鬼，悉能善知；於生彼處諸受，重輕及中，亦能善知；於諸善法果報，重輕及中，或生天中，或生人中，悉能善知；於彼處眾生之果，重輕及中，亦能善知。

「於成就聲聞諸法，謂：現證須陀洹果行相、現證斯陀含行相、現證阿那含果行相、現證阿羅漢果行相，皆能善知；亦能善知慧解脫及俱解脫；成就獨覺諸法，以是得正成就者，亦復能善知；於果及寂滅性，悉能善



知。

「於能成就菩薩諸法之資糧道，皆能善知；亦能善知智慧道，知己，能於資糧道及智慧道，發起精進。

「於成就佛果諸法之廣大神通，皆能善知，亦能善知其大威力、微妙、最上、超絕、殊勝、廣大，乃至不共一切聲聞、獨覺、菩薩，何況不共他眾生？

「彼如是隨觀諸法，觀法念住，離諸罪法，正得善法，於身無損，無由識所招，無由心所招，復能如實善知諸法眾因，亦善知

果。譬如海浪，是諸善法皆得增上。海浪有消長，菩薩於諸善法，則非如是。

「譬如月輪，彼如白分月輪，是諸善法皆得增上；於黑分時，月輪虧減，菩薩於諸善法，則非如是。

「譬如夏時澗水暴漲，是諸善法皆得增上；時至夏末，所漲澗水，亦皆消退，菩薩於諸善法，則非如是。

「梵天！菩薩如是學者，當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善知身諸過，則不依身過；

善於住身念，得無過寂處。

不知身諸過，不識身有過；

不住身念者，得難忍苦處。

善知心諸過，則不依心過；

善住心念者，得無過寂處。

不知心諸過，不識心有過；

不住心念者，得難忍苦處。

當依諸善法，不依不善法；

善巧於諸法，得無過寂處。

不依諸善法，復依不善法，

不善巧諸法，得難忍苦處。」

爾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化出天花曼陀羅花，散於世尊。既散花已，於世尊所說，歡喜隨喜，遶佛三匝，辭佛而退。

爾時，世尊知天既曉，於比丘僧中敷座而坐，坐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諸比丘！我於昨中夜，獨居靜處，入禪定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至光明所照之大林，來詣我所，讚歎於我，右遶三匝，退坐一面。坐一面已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乃問我言：『我欲少問如來·應供·正等覺，若世尊聽許，乃敢咨問。』諸比丘！

彼作是問已，我告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曰：『梵天！如來定隨汝所欲，恣汝所問，爲汝宣說，令汝歡喜。』」

「我即聽許故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乃問我言：『世尊！菩薩摩訶薩當成就幾法，乃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』諸比丘！如是問已，我告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曰：『梵天！若菩薩摩訶薩成就一法，當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一法？謂身隨念。』諸比丘！我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宣說開示身隨念之因、業、果。」

爾時具壽阿難白世尊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爲療治眾生，安樂眾生，利樂人天，而爲療治，惟願世尊，復爲我說先是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所說開示。新來比丘、於此法律出家未久、來此未久者，及諸正趣大乘勝士聞之，當得歡喜、信心，於諸學處，勤修加行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爲諸比丘說先是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所說法。復次，具壽阿難又白世尊言：「善說！世尊。善說！如來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爲問如是經，至世尊前發問，是言

亦善。善哉！世尊！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若無其他善根，唯由請問此經所生善根，亦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世尊！彼善根邊際，雖一切聲聞獨覺，亦不能知解。何以故？世尊！因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如是咨問，乃爲一切眾生義利而問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阿難！如是，如是。」

爾時，具壽阿難白世尊言：「世尊！當何名此法門？云何受持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阿難！以是之故，是名爲《梵天所問》，亦名《說念住理》、《說不放逸

理》》，以是名字，汝當受持。」  
世尊說是語已，具壽阿難、諸比丘及菩薩  
眾，一切眷屬，天、人、非天、乾闥婆等  
世間大眾，皆大歡喜，於世尊所說，稱揚讚  
歎。

聖梵天所問大乘經

印度親教師勝友、大校譯師佛僧耶謝德翻  
譯、校訂、抉擇。





圓滿法藏·佛典漢譯  
THE KUMARAJIVA PROJECT